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都市专栏

## 本埠生活录

## 蟹季琐屑 ◆ 石磊

一年容易不过,蟹季姗姗又至。写几笔蟹之琐屑。

食蟹的讲究,向来人人自有一套,原是不足与外人道的私房癖好,偏我见过人前人后,男男女女,猛烈品评彼此食蟹细节。言辞水深火热,神情鄙夷峻刻,赞美的机会,是少之又少,听得极多的,总是某某某食蟹,真真乡村品流,伴以两句无声冷笑。如此一句闲话,火力当真杀人如麻。

去年行情,还是偶见食蟹视频,今年可好,螃蟹尚未上市,微信已经遍地操作教条,食蟹变成全民运动,亦步亦趋,广播体操。然而,食蟹的手法规矩节奏态度,仿佛总是家里教出来的端正,若是家里无人教,去网上背熟若干视频,妄想一蹴而就考个优等生,恐怕总是难成就的。

比较见不得拿着剪子上桌的,这算哪门子的歪门邪道?人人抽出剪刀咔嚓咔嚓,吃个螃蟹,刀光剑影,真真匹夫匹妇。蟹桌之上,有的只是蟹肥酒暖,又没有人间乱麻,何需那么一柄刺眼快刀呢?偏偏如今人人热爱操刀上桌,是希望吃得快一点?还是希望吃得多一点?抑或是希望吃得省力一点?茫茫不懂中。从前食蟹,精巧好玩的蟹八件,都是供老人家把玩的。现在倒是好了,那个精巧好玩也省了,单搞一把鱼档用的剪子,单打独斗横行江湖。见过饭店备齐人手一剪的,亦见过客人自备私房剪的。

见一次,头无限大一次。

食蟹的小讲究,我比较在意那一小盏蟹醋,说句挑嘴的,半生吃过的螃蟹宴,大大小小,公的私的,没有吃到过一盏像话的。总是市售的醋瓶子里,倒出来就好了。再堂皇的蟹宴,那盏醋,跟拉面小铺里食客自取的那种醋,格局没有两样。若是在家宴客,都要提前一夜,搁下十分的耐心,熬一罐子好醋。拣上等镇江陈醋,切许多的姜下去,老姜一半嫩姜一半,微微火,煨上半个钟头,再落冰糖,继续小煎小熬,最后熬成了,滴几滴十年陈的太雕进去,然后静置一夜,这才好吃。这样的蟹醋,滋味柔和深邃,繁复绵长,陪衬蟹的纯洁细致,最是得体。说句落寞的,在我家里吃过螃蟹的友人,总也不少了,各式各样的赞辞,亦真是听过无数的,可惜,从来没有听过一位客人,赞叹过这一口醋。

前年吧,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蟹宴上,邂逅一位中年太太,坐下来,刚好彼此并肩,只见伊人,不声不响,从手袋里拿出小乐扣盒,搁在自己面前,我隔肩瞄一眼,看见是私家自备蟹醋,不禁激动得心曲暗暗大跳,红尘里,到底还是让我遇见了知己一枚。然后呢,这位太太,跟着又从手袋里掏出剪刀一柄,旁若无人,轻轻放在筷子旁边。我那粒滚透的心,刚刚企图搭讪人家一下,这一来,又囫囵掉进了井底。

## 在中心的边缘

在为无意中找到这家咖啡馆而欣喜时,其实它已经是快到关门的命运了。

这家在红砖老屋里开设的咖啡馆,室外的小院子有绿色盆栽与木头桌椅,清凉而袖珍。推门进去,也就30多平方米大小,普通人家的客厅模样。墙边随意摆放的卡通人物,桌子上玻璃罐里用清水养着的绿色植物,菜单简单得只有咖啡与几款蛋糕,还有手工饼干。要吃饭的话,只有意大利面的若干种配方可以选。

也许正是那种令人亲切的家常意味,也许是音响放的钢琴曲,让我第一次去就喜欢上了那地方。

一对小情侣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安静地喝茶。两只猫在慵懒地打瞌睡。要了意面与咖啡,滋味好极了。吧台里面是咖啡机,做咖啡的是一个平头、瘦小、没有表情的小老头。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人,没想到咖啡是做得这样好,香醇醇和,以后,再也没有在别处喝到如此对胃

## 他人的客厅

◆ 南妮

口的拿铁与卡布奇诺。有一次是和女友一起来的,他给我们两人的拿铁做出了不同的花式,令人惊喜。

店里不见女服务员,只有小老头一个人在在,才明白,他就是老板。跟他说过几句话,又明白他其实一点不老。

如果是一个聒噪而好客的老板,那么店里的氛围可能像热闹的茶馆了。一切喜欢安静的人也都会吓跑了。虽说客人一多,在店里的享受感就差一些,但好在来这店里的人不是拿本书看,就是谈话极其小声。

清水绿叶,猫咪,钢琴曲,都在减轻人的压力。这就是他人的客厅令人迷恋之处。淡淡的,不发声的,躯体几乎要隐形的小老头老板,也是你感受零压力所在。

常常没有宁静的庇护所,到处

是人,声音,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责任。而宁静与空隙是人生存下去所必需的气息与活水。宁静滋生自由的假想,而所谓的幸福感也要通过宁静来体会的。宁静,也不是面对一堵白墙就能产生;它多少需要有一点灵性的空间。

太多的喧嚣,表白,表现,然后是嚣张。在面对同类时,差不多已经是要将对方的空间弄窒息了。自媒体的时代嘛。

买一段安宁的时间,也终于宣告结束。

某一天,习惯性地走向这弄堂里的咖啡馆,紧锁的大门上贴白纸黑字:本店已经搬迁。开了六年的店,我赶上的恰是一个尾声。没有太大的惊奇,新的事物面目不清,旧的好东西,在一样一样减少。

## 让思想拐个弯 家家喜欢盖小房

◆ 顾土

有多位海外来的朋友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们怎么特别喜欢盖小房?

他们说的确实是事实,只要有个阳台,就会被封起来;只要是露台,就一定会盖个阳光房;只要院子里有片地,也要搭间房子才甘心。最近经媒体报道才知道,原来还有在屋顶盖别墅、建会所、搭颐和园的,统称为“私搭乱建”。封阳台、盖阳光房,现在好像也成了产业,养活了不少人,带动了无数作坊和企业。什么地方的小区一落成,成群结队的阳台施工队就会接踵而至,他们的背后则是大大小小的门窗公司。

打击、制止“私搭乱建”在很多地方都快成了运动,隔三差五就要来那么一次,不然的话,盖小房必定泛滥成灾。人们为什么养成了盖小房的习惯?从远的传统来讲,似乎没有这样的内容,四合院的格局就非常讲究,几进几出,正房厢房,都有一定之规。不过,在我少年时,盖小房已经蔚然成风。那时盖小房是迫不得已,平房里早就挤着几代人,再结婚的新人,再出生的下一代,只能靠在自家屋外盖小房生存,不盖住哪儿呢?等到改革开放开始,在机关学校厂矿外加四合院里,延伸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小房已成为城市一景。

1980年代以后,楼房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但积压多年的房荒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改变,于是,阳台也成为家家户户狭窄空间中的宝贵面积。“精打细算,油盐不断”,那个年代,破烂才是家家户户的宝贝,盖防震棚留下的油毡、搭鸡窝剩下的砖头、腌菜用过的坛坛罐罐,当然还有破铜烂铁、旧鞋加臭袜子,结果,阳台成了破破烂烂的储藏室。你只要站在楼下向上一望,谁家的那点家底都尽收眼底。

如今很多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夸张,人均100平方米都嫌不足,但盖小房的习惯却顽强延续,有块空地,不盖难受,老在那里琢磨如何搭建搭建。东家搭起来了,西家不搭就觉得亏得慌;南家建起来了,北家没建就以为不建白不建。随大流、跟风转,在盖小房中最显效应。

阳台、露台都是外来的,而封阳台、包露台的风气则是土特产,理由似乎都很充分,防风沙、保暖、扩大居住面积,但阳台、露台原本的功能却被渐渐遗忘。其实,阳台和露台是面对自然享受阳光和空气的所在,在楼房蜗居生活时最不可缺少。关于阳台,还有动情的故事一直在流传,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都包起来,封进去,那就连最后一点自然情趣也丧失了。

## 总是想得太多 秋歌

◆ 戴蓉

在小区门口捡到一枝人家攀折后又丢弃的金桂,于是,在家一面开着冷空调,一面闻着桂花香。八月是“桂月”,“桂花蒸”这样形象又有诗意的季节语,是南方人专属的词汇。丰子恺先生画过名为《桂花蒸》的漫画,两个男子坐着攀谈,一个把衣服披着,手上攥把蒲扇,一个干脆赤膊。“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房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张爱玲的歌,让人读着觉得有点古怪,却又说不出的熨帖。

这个季节,土豆已经够粉够糯。买几个回来,清水煮透,然后划成四瓣,中间放一小块黄油,微波炉里转一转,撒几颗海盐,就是别致的茶点,适于周末的午后不慌不忙做来犒赏自己。灵感来自日式小馆,只不过他们是把土豆用锡纸包了放在烤箱里烤。煮土豆的锅子,是新换的铸铁锅,黑得沉重扎实。不知从哪天起,开始喜欢那些吸收光线的颜色和有分量的物件。有人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别再忙着闪躲了,记得

留一点光和热温暖自己。说得一点没错,这不是吝惜,而是老了之后,心是有了,力气渐少,要留一点下来做值得和喜欢的事。

同事们把在商量,要不要在中秋节之前把有关月饼的那篇课文提前给留学生讲一讲。我笑着不知可否。传统节日,其实很难带着外国人玩儿。月饼可以让它们尝尝,团圆也不难解释,可是再往深处去,恐怕身边的小孩也没多少感觉了。从前在老家,中秋是要祭祖的。黄昏时在锡箔燃烧的火光中跪在稻草蒲团上行礼,一家老小聚在一起,难得有这样的时刻,众人一起默默地体会着仪式带出的恍惚和感动。那个用来烧纸的大铁锅,闽南话里叫做“鼎”。如今,各房子孙如愿分到了可以折算成资产的公房,可是用来祭祖,滚圆的房梁上缠着红布的厅堂没有了,栽着大棵龙眼树,一眼望得到清源山的院子也没有了。

秋天的早晨打开窗。我的邻居不再播放那些属于奶茶和炸鸡店的歌曲,他们终于懂得听一点评弹了。

### 诗歌口香糖

#### 无题(323) ◆ 严力

- 被人羡慕是一种动力但说不清楚
- 人生到底需要多少这样的动力才算美丽
- 尽管水没有骨头但有比骨头还硬的道理
- 不过人类至今无法听懂水实讲的是什么道理
- 近视的生活者都需要配置高度浪漫主义的读书单
- 还有七天就见面了犹如剩下7颗“维他命思念”每天一粒地熬过相思期
- 橡皮和被擦的对象其实都擦不掉各自内在的基因
- 按照禅宗的说法你无法启动日子而是日子自己在动与人类发明的任何机器无关

### 都市专栏



周刊 第323期

### 钢笔画世界

#### 慕尼黑街景



杨秉辉画一文

慕尼黑在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为德国第三大城,前巴伐利亚王国的都城,今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是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早在1158年便已形成雏形,而如今的慕尼黑则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慕尼黑在二战中曾遭盟军飞机66次大轰炸,全城皆成废墟。但战后皆依原样重建。玛利安广场上的市政厅大楼为哥特式、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气势恢弘。每年9、10月间的啤酒节更是闻名遐迩。图为慕尼黑街景,绘图时有轨电车叮当而过。

## 西南的琐事尘语 梦中的现实废墟 ◆ 洁尘

读金宇澄先生的长篇小说《繁花》,开头不容易进去,刁怪的语言方式形成了一个屏障。

开头第一页,引子,是这样的光景:“……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陶陶不响。沪生说,老婆是人家的好,一点不错。陶陶说,我是烦。沪生说,风凉话少讲。……陶陶说,湖心亭主人的书,看过吧。沪生说,啥。陶陶说,上下本《春兰秋蕊》,清朝人写的。沪生说,不晓得。陶陶说,雨夜夜,云朝朝,小桃红每晚上上下下,我根本不相信,讨了老婆,相中了。沪生看看手表说,我走了……”

所有对话融入叙述性文字中,这一点不奇怪,也挺常见;比较奇怪的是,所有问句没有问号,全是陈述语气,得联系上下文才知哪句是问哪句是答;最好玩的是,每次都要把不接话茬或者保持沉默的那一方给

描述出来——陶陶不响,沪生不响,小毛不响,阿宝不响……

《繁花》是当代吴语小说,说是吴语,其实已经白化了许多,吴语方言区之外的人也能看懂,相比一百多年前的那本著名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已经晓白很多了。

开头多少形成屏障的刁怪叙述,沉下心来仔细寻找进入的渠道,就一发不可收拾,逶迤小路,岔口繁多,这一头走几步回来,又在那一头走几步,再回来,周而复转,且停且行,不经意间,已经走了很远,风景如画,如嗅如痴。四十万字的小小说,太好看,一掉下去就拔不出来。故事是否好看,跟说书人的语言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金宇澄先生说得真是高明。

既然是一万个故事,哪能在一篇文章里加以概括。其实,故事本身已经不重要,细节历历在目。看小说前,先看了看金宇澄先生书后的跋,

他说,“《繁花》长时间在一个语境里徘徊,也使部分读者,长久陷入这个氛围中。有一个朋友说,看书看报纸,‘也用《繁花》的口气去读,真受不了。’待我读到兴头上,发现此言不谬。某天临睡前读到上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街面流行服饰,夜里就做了梦,梦到小学时期的自己,早上上学前,弯下身子,仔细把镶白边的蓝色运动长裤的下端拉出外裤脚,显出蓬松松的不经意的模样。

那真是那个年代的时髦。据说是从上海传过来的,读了《繁花》这一段,确认如此。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取代了上海的时间地位。香港一般人去不了,谁要是去过挨着香港的广州,那是一桩特别值得炫耀的事,通过一段描述,把早已消失在记忆深处的某个场景突然抓出来,蒙头一扔,读的人立刻就恍惚了。《繁花》里有无数这样的东西……